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七十三回 李子霄銷魂春照夜 沈剝皮拼命死貪財

且說李子霄聞得一陣香氣直鑽入鼻孔裡來，覺得今天張書玉陪他吃一頓飯竟是破格的事情，心上分外高興。張書玉又向他笑道：「倪生意未做仔好幾年，從來勸到客人搭吃歇過飯。今朝耐李大人說仔，倪勿好勿答應，晏歇點說起來，總說是倪坳仔耐李大人格台，換仔別人留倪吃飯，倪阿肯答應？」李子霄聽了更是歡喜。張書玉和他說說笑笑，甚是投機。直到傍晚時分，張書玉竟是坐著不走。李子霄暗覺詫異，問他可有什麼話說。書玉佯嘆道：「阿是無撥事體，倪勿好來格。」正在還要說下去的時候，早見書玉的相幫走了進來，手中拿著一搭局票遞與娘姨，又說了一遍，無非是姓張的叫到聚豐園，姓李的叫到金谷春，要叫書玉早些回去。書玉故意皺著眉頭道：「啥要緊呀，耐轉去說。」轉過來又回頭向李子霄道：「格排客人末叫討氣，叫啥格斷命堂差！」倪難得今朝一日天，搭耐講講閒話，心浪倒蠻快活，剛剛俚篤又來叫啥格堂差，勿得知啥格道理，看見仔俚篤格付架形，就覺著心浪勿舒齊。說來說去，倪格碗堂子飯直頭勿要吃哉，賽過勿是自家格身體，真真作孽。」

李子霄倒解勸了書玉一番。停了一回，書玉並不想走，院中接連來了兩個相幫，說叫局的催過了兩回，又有兩起客人坐在房內等他回去。書玉聽了把頭一別道：「哈格希奇勿煞，要唔篤實梗發極，一轉兩轉吵勿清爽，阿怕倪勿曉得。」相幫聽了不敢開口，倒是李子霄看了不過意，便對書玉道：「你院中既有客人，又要出局，我看你還是回去應酬客人，不必在此間耽擱，不要回來脫了局，得罪了客人，要是鬧些閒話出來，叫我心上怎麼過意得去？」書玉聽李子霄叫他回去，斜了他一個白眼，嘆道：「耐倒好格！阿是來浪討厭倪，趕倪轉去？倪好心來看看耐，耐倒是實梗樣式，耐格人阿有良心？老實說，格號客人，倪本來勿高興做，脫仔局也無啥希奇。比方耐李大人叫倪格局，倪阿好勿來？像俚篤格排客人，倪生來勿去應酬，高興末多來來，勿高興少來來，倪也勿見得靠仔格擋碼子繃哈格場面，李大人，耐說阿是？」李子霄見張書玉這般要好，不好再說什麼，口內雖是這般說法，叫他不要得罪客人，心上卻自是歡喜。

張書玉直坐到上燈以後，約有九點多鐘，院中的相幫一連來了幾趟叫他回去。

書玉裝出無奈的樣子，又向李子霄叮囑了無數的話，叫他今晚一定要來，李子霄自然答應。張書玉方才一步一回頭的坐了轎子走了。子霄又到別處去了一轉回來，便直到書玉院中，當夜又擺了一個雙台，請的客人，便是那沈仲思首座。

原來這沈仲思本來是杭州人氏，寄籍虞山，他父親名叫沈近園，足足的二三百萬產業，不要說是別的，就是常熟城內的田，竟被姓沈的占去三分之二，你想可利害不利害？這沈近園生了七個兒子，那五個都是少年夭折，只存了沈仲思兄弟二人。

沈仲思還有一個兄弟，排行最小，名叫沈幼吾，因他排在第七人，都管著他叫沈老七。但是沈近園雖是個頭等富家，生性卻十分吝嗇，真是一毛不拔，算盡錙銖。你要和他商議別件事兒，他總沒有什麼不肯，若要和他商議到銀錢上去，這卻殺了他的頭他也不肯拿出一個錢來。他又有一件毛病，不肯把銀子放到莊上去生利錢，只說：「這些錢莊都靠不住，他要是把我的銀子拐在家裡，自己卻一溜煙跑了，我可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去呢？」所以情願把銀子放在家裡，再也不拿出來。在家裡另外起造了一間房子，四邊都是鐵打的窗櫺，只有一扇小門出入，這間房子專為存放銀錢，除了他自己一個人，餘外的任是什麼人兒也不放進這間密室。他放錢的法兒卻又與眾不同，也不是用保險錢箱，也不是用太平櫃，你道他怎生的放法？說也奇怪，他把那歷積蓄的洋錢一封一封的排在地下，又怕沒有數目，自己年紀大了記不上來，他又想了一個法兒，把一萬塊錢堆作一排，整整的堆了數百餘排，他卻對人說道：「我若不是這般排法，萬一有賊進來，偷了三百五百，一千八百，我那裡查考得出？像這樣的一萬洋錢一排，那做賊的任是再有通天本事，也拿不動這一萬洋錢。」人家聽了都笑他是個癡子，他也不以為意。

沈近園雖然吝嗇，家中倒有好幾房的小老婆，頭上插的，手上帶的，都是金器，身上穿的，卻又都是布草衣裙。有些好事的人問他道：「你家裡那幾個如夫人，為什麼插帶的都是金器，穿的卻又都是布衣？你既是捨不得錢給他們穿著，怎麼又肯花錢打造首飾呢？」他卻回答得好，說：「你們曉得什麼？我的算盤真是精益求精，你們那裡想得這步田地？你想金銀首飾帶在他們頭上身上，就是隔了二年三年，也還是這般輕重，沒有什麼吃虧。那綢緞衣服花了許多的錢做來著在身上，著了一年半載，最多的也不過三年五年，著得稀碎破舊的，一個大錢也不值，豈不是白白的賠錢？」那問的人聽他這般說法，不覺哈哈大笑，佩服他的算計真是精明，出來對別人說了。從此就送了他一個外號叫做「沈剝皮」。

這沈剝皮雖然吝嗇，他的那兩個兒子卻是著名的洋盤，在外邊結識了一班篋片，一天到夜的各處亂闖亂跑，大把的銀子捧出來，就像水一般的往外直淌。但是沈剝皮的家教極嚴，等閒不許他兒子走出大門一步。這兩個寶貝只是背著沈剝皮，在外面打架鬧事，無所不為，沈剝皮猶如醉在夢裡一般，那裡查察得著。但有一樣，沈剝皮的銀錢都是自家經手，這兩個兒子摸不著他一個大錢。他們又想出一個主意，兄弟兩個大伙兒商量，偷偷的叫了銅匠配了銀房的鑰匙，候著晚間，沈剝皮睡了，開了房門進去，偷了一個飽。又為偷得少了，恐怕被沈剝皮查了出來，索性一偷就是一排。偷了一萬塊錢出來，兄弟二人大家分用。這沈剝皮雖然算計精明，卻只曉得要錢，別的事情都有些糊裡糊塗的。他以為把歷年積蓄的銀錢放在這間密室裡頭，四邊又是鐵打的窗櫺，就著生了翅膀，扁著身子，也不用打算進去，心上道是千妥萬當的了，就是進去安放洋錢的時候，也不去查點數目，就是這樣糊裡糊塗的過去。

這兄弟二人偷了一萬洋錢出來，用完了便再進去偷，一連偷了好幾回，見沈剝皮並不查點，越發放大了膽，索性多偷幾排，揮霍一個暢快。

又偷了幾次，沈剝皮漸漸的有些疑心起來，對他兩個兒子說道：「怎麼我的洋錢，只有一排一排的堆上去，不見他一排一排的長出來，老是這個樣兒，可是個什麼緣故呢？」他兒子聽了吃了一驚，連忙遮掩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要多疑多慮，那裡有這樣的事情，難道我們這樣的高房大屋還有什麼賊人進來麼？」沈剝皮聽了，想想兒子的說話不錯，也就罷了。

沈幼吾又嫌家裡的住房不好，在自己對門買了一塊大大的地基，造起一座洋房，又怕被沈剝皮曉得了是不得了的，便叫一個手下的篋片捏一個假名，逕到沈剝皮家中拜會。見了沈剝皮，只說是蘇州人氏，為的常熟地方甚好，所以買塊地基起些房屋，算他是別業一般，現在工程將要落成，特來拜拜鄰舍。沈剝皮聽了甚是相信，反恭恭敬敬的送了他出去。隔了幾天，沈剝皮穿得衣冠齊楚的過來回拜，恰恰的沈幼吾坐在中堂，高談闊論的和那一班清客講話。抬起頭來，看見沈剝皮穿靴戴帽的走進中堂，只把他嚇得屁滾尿流，一溜煙從後門逃了出去，卻叫一個家人出來擋駕。

沈剝皮還心中有氣，說他瞧不起人。

沈剝皮一天到晚只是呆呆的坐在家中，除了吃飯睡覺之外，便是盤算銀錢，別的事情一件也不在他心上。早晨不到天亮就要起來，晚間剛剛天黑就叫開了大門大家睡覺。臨睡的時候，還要自己到各處門口細細的查看一回，又親手把一重重的門通通鎖得結實，方才放心。到了晚上不許家人們點燈睡覺，他明說是小心火燭，其實卻是節省燈油。大約沈剝皮的家裡，從正月初一到二月三，也用不了一斤燈油。沈剝皮這樣的小心防範，算得是頂真的了。誰知他那兩位賢郎候他睡了，拿出身邊預備的鑰匙把一重重門上的鎖一齊開了去，直到三更四更方才回來，悄悄的仍舊把門鎖好，一些也看不出來，沈剝皮那裡曉得？

有一回，沈剝皮打發兒子沈仲思到上海的一月什麼當店裡頭盤查帳目，順便查查別處的什麼錢莊、綢緞店的出入。沈剝皮以為他生出來的兒子一定也和他自己一般，所以竟是放心大膽的叫他前去。不想這沈仲思在常熟的時候雖是荒唐，不免總有些兒忌憚，恐怕沈剝皮曉得風聲不是頂的；現在到了上海，真是海闊從魚躍，天空任鳥飛，那裡還有什麼顧忌？更兼上海這個地方是花天酒地的擅場，紙醉金迷的世界。沈仲思到了上海，便是拼命的狂嫖，不管三七二一，嫖得昏天黑地，一場糊塗，竟把好好的兩處錢

莊，一處綢緞號，一處洋貨號，輕輕易易的盤給別人，頓時手頭有了四五萬銀子，越發的不想回去，只在上海地方昏昏沉沉的度日。沈剝皮連連的寫信到來催他回去，他也置之不理。

不知怎的這件事情漏了風聲，竟被沈剝皮曉得，只氣得怒髮沖冠，渾身亂抖，氣到極處圓睜兩眼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一口氣接不上，竟是一個鷓子翻身，跌在地下暈了過去。家人們慌了，連忙去尋了沈幼吾回來，請了兩三個醫生開方施救，直到半夜方才漸漸的醒轉，吐出一口濁痰，慢慢的說出話來。還是氣得咬牙切齒的，想要親自趕到上海去和他兒子拼命。無奈剛剛暈了過去，人的元氣未復，手腳癱軟，一動也動不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罷了。卻因兒子不肖，敗了他的家財，恨入骨髓，預備了一條極粗的麻繩，要等沈仲思回來，用繩把他勒死，只恨的自己一時不能全愈，活動不來，發狠說：「養好了病，定要親到上海找他，這樣的兒子還不如死了的乾淨。」

照這樣的說起來，沈仲思的一條性命，竟有些岌岌可危。幸而沈仲思的妻子在家，聽了沈剝皮的說話，到底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，不由的心驚膽戰起來，急急的寫了一封信，寄到上海和沈仲思說知緣故，叫他千萬不可回來。沈仲思得了這個信息，大吃一驚，曉得沈剝皮的脾氣，別樣事兒還好將就得過，惟有用了他的銀錢，卻是不共戴天的仇恨。他說得出來，卻就做得出來，這件事兒竟沒有個挽回的方法，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計較來，只急得咳聲歎氣，抓耳搔腮。就有一個篋片教他主意，叫他發信回家，裝得自家病重，要叫家裡一個人來。到得家人來了，竟用一口空棺裝些磚頭石塊充作死人，停在公所，讓那家裡的來人把棺材搬回家去。自己卻有了銀錢在手，沒有什麼做不得的事情，盡顧租了房子，長長久久的住在上海，一則免了家中拘束，二則躲了這場是非，豈不是絕妙的一個主意？沈仲思聽了這個主意，心中大喜，連贊：「好個妙計，他們那裡想得出來？」當下果然就如法泡製的打了一個電報回去，假說自家病重，要叫他夫人趕緊前來，一面安排了一口空棺停在會館裡頭，什麼靈牌孝幔，一齊預備停當。這叫做「裝龍像龍，裝虎像虎」，免得別人看見樣兒不像，要起疑心。

那邊沈剝皮接著了病重的電報，非但並不吃驚，反說：「這樣的不肖子孫留他何用，讓他死了也罷。」沈仲思的夫人聽了，倒大大的吃了一驚，連忙收拾收拾，要到上海去看仲思的病。正是：

瞞天造謊，猶留鴻爪之前；同室操戈，豈有天倫之義。

欲知後事，請聽下回分解。